

## 为母亲擦去雪花

■ 陈赫

暖阳落下山峦以后,冬日的风带着几分凌厉与凄寒,暗暗地戳着乡愁。它穿街过巷,留下一缕冷峻,仿佛能把人的思绪都冻得凝固。然而在这样的季节里,棉衣总是裹不住思念,我会想起远隔千里的母亲,和那一场如梦如幻的雪落。

母亲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,勤劳、朴实、善良。话虽不多,但她的一双手,却总是忙个不停,不是在田间劳作,就是在家操持家务,脚步未曾停下片刻。即使在寒冬中,依旧像一枝梅花,独自绽放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母亲总是那么温柔而坚强,像一棵大树,用自己那并不强壮的身躯,为我们遮风挡雨。

故乡的千里沃野之上,雪花,是冬日里最美的风景。它们轻盈地飘落,像是天空派来的精灵,给这个寒冷的世界带来几分纯洁和浪漫。小时候,每当雪花飞舞时,我总是和伙伴们在雪地里打雪仗、堆雪人。那些欢乐时光里,总是有母亲微笑注视的身影。直到我玩累了准备回家时,才发觉她的头上早已落满了雪花。

时光也像一场寒风,它轻轻一吹,我就变成了大人,成为了游子,身影渐行渐远。离开了故乡,踏上求学和工作的路途。而那份对家的眷恋,总是如冬日的雪花般,越积越厚。每当夜深人静,月光洒在异乡的窗棂上,我的心便飘向了远方,思念着母亲温暖的怀抱和那漫天飞舞的雪花。

今年冬日的某个午后,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。她告诉我,家里下雪了,很大很美。我能感受到她话语中的激动和期待,仿佛又回到了童年,和母亲一起在雪地里嬉戏。母亲还说,给我寄了一些家乡特产,希望我在异乡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。那一刻,我突然明白,无论走到哪里,母亲的爱都会像冬日的雪花一样,无声无息地飘落在我心田。而那些特产,不仅仅是食物,更是母亲对我深深的牵挂和思念。

那个冬日的夜晚,我独自走在异乡的街头,抬头仰望星空。虽然这里没有家乡的雪花,但我依然能感受到那份来自远方的爱。我闭上眼睛,

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小院,看到了母亲忙碌的身影,听到了她温柔的叮咛。

游子在外,哪个不是心系家乡。家乡的雪花和母亲的爱,就像是一座温暖的灯塔,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。即使前方有再多的风雨和困难,脚步也不会停下,因为我们知道,总有一份爱在原地等待着。

第二天,我改变了不回家过年的计划,买了回家的车票。火车飞驰的路上,眺望窗外的景色,我仿佛看到了母亲和那些如梦如幻的雪花。它们已经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,陪伴着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季节。

回到故乡,一场大雪正在降落,母亲早早地等在村口。我看到母亲时,她的头上已经被白雪覆盖,我流着眼泪为她擦去雪花之后,却发现还有一层雪花再也无法擦去——那是满头的白发,也是一个母亲伟大的爱。

那年回乡后,我就留在了母亲身边,再也没有远行。等雪花再降落时,我会为她轻轻擦去。

## 藏在小院里的美好时光

■ 雷长江

我家现在住的小院是岳父一手建起来的。那时我和爱人刚结婚,在镇上买不起房子,岳父老两口心疼我俩,就搬回农村老家的院子住,把刚建好的小院让给我们。院落很宽敞,屋子也很明亮。结婚第二年,我们精心修缮了大门楼,漆黑的大门,光滑的瓷砖,很是气派。我们就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,过上了自己的小日子。

二月初上羊角葱,那些水灵灵的嫩芽最先把春天迎进小院。我们在和煦的风里腌瓜点豆,先是清明蒜蓉,然后是各种小菜。等天气再暖一点,把发了芽的豆角和黄瓜籽埋进土壤,接着栽上茄子辣椒西红柿的秧苗,小院被规划得井井有条。浇水、施肥、插架、打尖,成了我们早晚或者休息日的活计,看着这,弄弄那,拔拔草,修修畦,忙得不亦乐乎。

有播种就有收获。很快,我们就吃上自己种的小萝卜、小白菜、小菠菜,蘸着母亲新下的大酱,饭吃得特别香甜。入夏,早种的黄瓜也下来了,顶花带刺的,那才叫新鲜。菜畦里,鲜嫩的豆角,紫色的茄子,红红的西红柿,肥厚滴翠的青椒,陆续摆上餐桌,烹调着我们火热的生活。

小院的夏天是一年中最丰饶的季节。且不必说那满院子郁郁葱葱的时令蔬菜,也不必说爬满院墙的丝瓜秧、丝瓜秧,单单窗前的一丛丛月季,就成了小院一道亮丽的风景。月季花艳丽,芳香馥郁,五颜六色的花朵,单头的,重瓣的,小巧的,

硕大的,含苞的,盛放的,无不散发着迷人的香味,温馨着一个又一个黎明和黄昏。

女儿就是在这个时候降临在我们这个平凡而朴实的家庭的,她像天使一样飞进我们的怀抱。也许是浸润了绿色的清晨,也许是濡染了花朵的芬芳,她乖巧伶俐,活泼可爱,为我们的家庭增添了幸福和欢乐。因为我喜欢花草,所以给女儿取名为朵儿。

清晨,把房间里前后窗子都打开,通通风,很凉爽。我们喜欢透过白色的纱窗看外面的柳絮和烟花在空中飞舞,我们喜欢静静伫立在窗前听雨珠临窗的刹那感觉,我们喜欢坐在窗前欣赏湛蓝的夜空和星星的眨眼凝视,喜欢在月光下和轻风诉说心灵的快乐和忧伤。

窗前的水泥平台很光滑平坦,我们放两个缸盛满水,晨起浇浇花草,中午水晒热了,给孩子洗洗澡,休息日再肆无忌惮地用水洗衣服,投了一遍又一遍,地下水很充足,没用了用潜水泵再抽满。妻子喜欢看床单被罩洗净了搭在铁丝上,让微风吹拂、被阳光沐浴的场景。那时,风和阳光仿佛也散发着淡淡的洗衣粉的香味。

伏天,小院也没有蚊蝇的侵扰,多半是因为窗前散发着浓浓香气的金银花,藤蔓翻过了墙,爬到了房顶,给我们留下了一片阴凉。晚上,连饭桌都摆在了平台下,菜肴都来自小院的菜园,黄瓜拌豆腐,小葱,腌了,再来个豆角地排骨,你说这样的生

活美不美?

立秋过后,小院又有了新的生机。小白菜间苗后越长越快,就像我们的女儿,三翻六坐八爬,出息着呢!绿油油的白菜成了小院里精心刺绣的地毯,丰收的喜悦跃然其上。还有“红公鸡,绿尾巴”的大萝卜,黄色的胡萝卜,喜欢秋凉结的晚豆角,俗称“秋不老”,一串串挂满墙头架上。招人喜欢的大葱,一垄垄站成秋天的风景,等待风和阳光的检阅。

等到霜降吹菜,一棵棵白菜摆满菜畦,又是另一番景象。晾晒白菜,等着渍酸菜,我们也是在支着一个门口过日子,生活中哪一项环节都不落。适应节气,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冬天就要来临了,上冻前,我要做好入冬保暖工作,给后窗户钉塑料布,净地,收菜,清理厕所,积肥等来年再用。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,这些活计都熟悉,干起来也是得心应手。

时光荏苒,日月如梭,转眼我们在这个整洁宽敞的小院生活了十年,我们的女儿都八岁了。两本相册记录了女儿从会走到说话,上幼儿园,再到上学的几年里在小院留下的精彩瞬间。十年了,我们吃自己亲手劳动种出来的各种蔬菜,吃不完,就送给邻居、亲戚和朋友,体会到了另外一种快乐。十年了,我们细细品味生活的苦辣酸甜,藏在小院里的美好时光带给我们一家人无数的幸福和欢乐。

些信息往往可靠又实用,确实给村里人带来不少便利。久而久之,麻叔便成了乡村信息传播的使者。

靠着这副走乡串村的剃头担子,麻叔含辛茹苦地将自己的几个孩子拉扯大。孩子们也算争气,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。

后来,乡下普遍兴修起了水泥路,大多村民家里也都有了摩托车或小汽车,一脚油门就能进到城里。城里有装修时尚的理发店,配备了舒适的理发椅、各式各样的烫染染发设备以及琳琅满目的美发产品。村里人都爱进城理发了,麻叔的剃头生意自然一落千丈,那挑着剃头担子走遍乡间的身影渐渐被时光淹没。

如今,麻叔老了,耳朵不好使了,腿脚也不利索了,肩膀也不再有力。麻叔时常靠在村头小卖部的墙根下晒太阳,偶尔抬头,一脸茫然地向远处张望。更多的时候,他只是抱着手,悄悄地蹲着,周围的喧闹仿佛都与他无关。偶有调皮的村里人捉弄他,俯下身子,凑近他的耳边喊:“剃头哩。”麻叔的身体猛然一抖,眼里立马有了光亮,整个人精神起来。他慌忙起身一摸,什么也没有摸着,身后只有一堵空荡荡的墙。

## 剃头担子

■ 王同举

热水,用适中的力道为顾客洗头,洗完后再用毛巾把头发擦干,接着便操起剪刀开始剪头发,每次下剪都精准无误,确保能让每一络头发都长短适中。若是顾客有刮脸的需求,他就从柜子里拿出刮刀,在磨刀布上娴熟地来回磨几下,然后为顾客刮去脸上的胡茬与汗毛。

那个年代,任何一位乡村手艺人进村,都能引发一场热闹的聚会。乡下人难得放下锄头、犁耙,趁着机会,大家守在剃头担子旁,一边看麻叔剃头,一边谈论地里的收成,聊聊村里一些鸡零狗碎的事儿。麻叔走的地方多,肚子里揣着不少奇闻异事,总能给村里人带来不少新鲜话题,自然成了村里人眼中见多识广的人。他把从一个村子听到的事讲给另外一个村子的人听,比如这个村子谁家的猪产了一窝仔,那个村子谁家的牛想卖了,这

过去的乡村,交通不便,村里的老少爷们想要剃头,就得伸长脖子在村口候着,等走乡串村的剃头匠。

那时候,剃头匠的标配是一副剃头担子,担子一头架着小火炉,炉边搭着几条洗得有些发白了的毛巾,另一头是装着剃头家什的小柜子,里面有剪刀、梳子、推子等。

麻叔就是挑着剃头担子在各个村子之间来回奔波的剃头匠之一。

麻叔年轻时,拜了邻村一位老师傅为师,潜心学习剃头技艺。经过多年的磨砺,他熟练掌握了这门手艺,便挑起了剃头担子,开启了他的剃头匠生涯。

数十年如一日,风里来雨里去,麻叔挑着那副承载着生计与梦想的担子,足迹遍及周边各个村子。他专挑村头的大槐树底下、小卖部等这些热闹的地方歇脚。剃头担子一落地,麻叔便一阵吆喝:“剃头……”悠长的声调像水一样漫向村子的各个角落,正在田间地头忙活的男人们停了手,弃了牛鞭,放好犁耙,匆匆洗把脸就往村头赶。不一会儿,剃头担子旁边就围了一大群人。

麻叔干活时那叫一个麻利。他从炉子上舀来



## 去旷野吹吹风

■ 汪恒

冬日,一场大雪不期而至。早上,雪停了,空气清新冷冽。远处山峦上的冰和雪,洁白晶莹,闪耀在山顶上。阳光清浅,风带着丝丝寒意,我骑着单车出发,去旷野吹吹风。走出城市的喧嚣,踏入旷野,我好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

田野里,一片寂静。曾经金黄的农田已经变成了一片荒芜。大雪覆盖下,只有田埂上的枯黄的茅草在风中摇曳。没了叶子的小杂树,挺着精瘦的身子,顽强地生长着,向人们展示生命的坚韧。油菜地里,早熟的油菜花从雪堆中顽强地伸出头,待放的花苞向上仰望,等候一声惊雷的到来。

路边的池塘里,只露出些许斑驳的水面。残荷静立其中,或笔直,或弯曲,形态各异,如大自然用冰雪之笔勾勒出一幅幅抽象画。在白雪的映衬下,荷茎的颜色更加深沉,透着一种坚韧不拔的力量。这些残荷,是一种生命的沉淀,是对繁华过后的坚守。它们用自己的存在,诠释生命的轮回与不息。

不远处,一条小溪潺潺流过。我踏着积雪走过去。溪水清澈见底,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点点银光。水面上,偶尔漂过几片落叶,随着溪水的流动摇曳前行。站在溪边,听着溪水的流淌声,我似乎听到大自然的心跳。在雪后的寂静中,小溪依然保持着它的活力与灵动,不畏严寒,不屈不挠,奔赴远方。

溪边的草地,早已枯黄。如果还有花,那一定是蜡梅花。溪边的那株蜡梅,花儿伫立枝头。雪花轻轻覆盖在花朵上,给蜡梅披上一层晶莹的纱衣,让它更妩媚动人。凑近细瞧,花瓣虽小,却蕴含着无尽的力量,在寒冷的冬日傲然挺立,用自己的美丽和芬芳,为这个单调的季节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。

四周寂寥。风轻轻地吹过脸庞,带来的寒意让我瞬间清醒。在这样的旷野中,我闭上眼睛,深深吸了一口气,感受着风的抚摸和大自然的馈赠。风中,夹杂着泥土的芬芳和草木蓄势待发的气息,让人心旷神怡。我张开双臂,让风尽情地吹拂身体,自己似乎变成风的一部分,自由地飞翔在旷野之上。

那是种很美妙的体验。我继续前行。连绵起伏的山峦越来越近了。在山脚下,停好单车,我步行在山间公路上。转几个弯后,真正进入山的世界。山上的树木已经凋零,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,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可是,这些枝干却有一

种别样的韵味,它们像是大自然用画笔勾勒出一幅幅素描,简洁而有力。

半山腰处,我停下来,歇一会儿。突然间,这个世界动了。一只鸟飞起,从野樱桃树上摇落了一枝积雪。稍后,一群鸟飞起,树上的积雪纷纷坠落。积雪坠地有声,抖落沉重的树枝反弹有声……不经意间,山中居然变得热闹起来,那声音由近及远,由远及近,交相呼应,令人陶醉。

走到山顶,太阳升高了。四野银光闪烁,晃得人睁不开眼。冬日的阳光洒在大地上,为旷野披上一层金色的外衣,隐现一种温暖而柔和的力量。我找了一块大石头坐下,静静享受着冬日暖阳的沐浴。看着远处的山峦和田野,听着风的声音和草木蓄势待发的气息,让人心旷神怡。我张开双臂,让风尽情地吹拂身体,自己似乎变成风的一部分,自由地飞翔在旷野之上。

冬日,去旷野吹吹风吧,那是一个让人心灵得到净化的地方。在旷野中,没有了城市的喧嚣和忙碌,没有了工作的压力和烦恼,只有大自然的宁静和美好。在旷野中,我享受这一刻的宁静和自由,思考人生的意义,蓄势待发,将接下来的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,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。

## 乌鸦(外一首)

■ 陈振浩

我是乌鸦,  
乌黑是我的特征,  
反哺是我的天性。

寂黑的夜晚,  
我栖息斜枝,  
也是一个美丽的生命啊!

人们把我当作灾厄,却不知  
他们的眼睛,  
只能接收黑色。

我以为喜鹊与我同生死,

当我向他倾诉,  
他却笑我是个空想家。

## 偶然

艺术是个谜团  
一朵飘忽不定的云  
不经意间闯入你的心房  
当你回过神来  
它又躲进了迷藏  
“是哪个小笨蛋在找我啊?”

